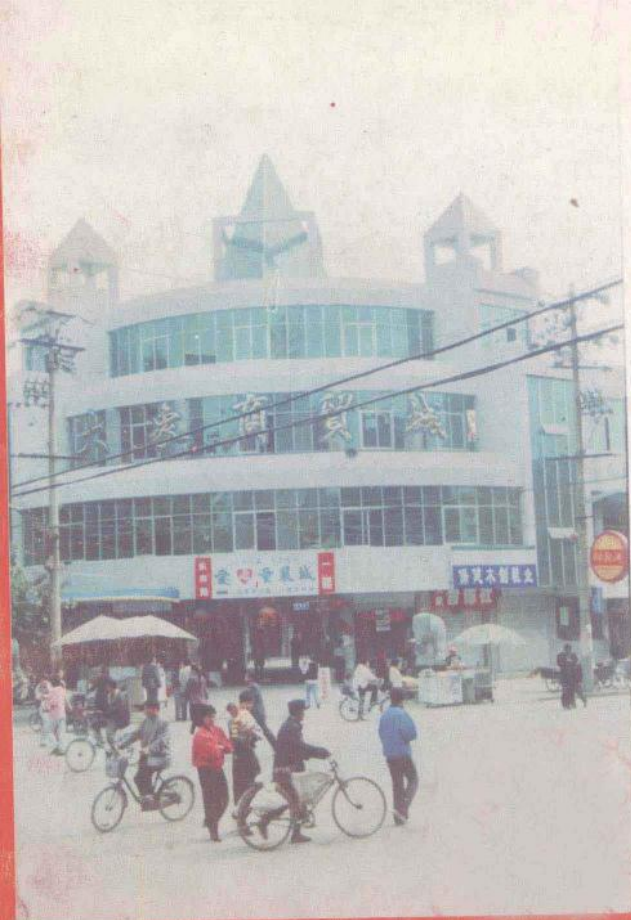


項城文史資料

楚圖南題



0000

第八輯

《项城文史资料》第八辑

编 审:张殿文(市政协主席)
袁晓林(市政协副主席)
主 编:崔成烈
副主编:蒋德汴
编 务:王子耀
任天何

政协项城市第一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蒋德汴
副主任:王子耀 任天何
委 员:崔成烈 王子兴 袁文彩

目 录

情谊重如山	原建新	(1)
项城人怀念大梅	蒋德汴	(5)
项城人民喜爱申凤梅和越调戏	司长顺	(8)
荣获国家“水利工程专家”的郭暄	刘季奎	(20)
项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 黄建中 刘鸣鹤 程长江		(23)
李明精石印馆	韩世德	(28)
解放前的民间借贷	程长江 刘鸣鹤	(29)
豫皖苏边区项城县教育史略	熊金炬	(31)
项城县第一处回民小学的兴建	王汝德	(37)
民国时期项城教育界反帝反封建	崔成烈	(40)
回忆在田老家谷河中学	刘鸣鹤	(55)
刘邓大军在项城休整记	黄怀敬	(58)
救护解放军伤员李怀喜	李怀德	(63)
田镇南夫人轶事	龙国英	(66)
女诗人张逸仙	闫钦莱	(70)
知名人士郭景岱	刘季奎 田玉瑞	(73)
父亲的故事	蒋敬生	(76)
袁世凯的一妻九妾	刘运兴	(89)
袁世凯的儿子们(二)	刘运兴	(101)
袁世凯的儿子们(三)	刘运兴	(110)
袁世凯轶事四则	蒋德汴等	(120)
一村三进士	闫钦莱	(129)
龙氏父子三拔贡	龙国英	(133)
麻坦轶闻二则	高家宣	(138)
保公所掠影	蒋敬生	(141)
封面说明:1986年周口地区领导亲切会见袁家骝博士		

情谊重如山

——记陈毅与张伯驹的交往 原建新

1957年初夏，陈毅元帅参观了由张伯驹等收藏家会同中国书法研究社共同举办的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在参展的作品中，其中不少真迹都是张伯驹先生捐献的。陈毅对他大加赞扬。

不日，他特将张伯驹请到家中面叙。一见面，陈毅元帅就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的贡献令人敬佩。展览会办得也有意义，能唤起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还说：“你的词很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伯驹诚挚地说：“陈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陈老总的诗，非常羡慕陈老总那豪爽、旷达、开阔的诗风，今日相见恨晚。”“噢！原来我们两个人神交已久！”陈老总风趣地说着，并不时发出了阵阵爽朗的笑声。两人热烈交谈了很久。陈老总爱下围棋，伯驹亦爱，不知不觉两人对奕一局。

不久，张伯驹就被定为“右派”。当陈老总得知这一消息后，甚为不安。一次，他同章行严先生说：“张伯驹是个读书人，何必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在其它场合也向别人谈过类似意见，但都未能解决问题。

1960年，陈毅元帅的老朋友、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两人见了面，陈毅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

于毅夫回省后，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并嘱他安排

一下。宋振庭得知张伯驹夫妇都是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他立即指示吉林省文化局速拍电报，又安排了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负责人赴京相请。

1961年初春，无人问津的张伯驹夫妇，突然接到长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为：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夫妇俩捧读电报，惊喜了半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此时，夫妇俩还不知，这是陈毅元帅的亲自推荐。

临行前，陈毅又派人把张伯驹夫妇接到家中。

“你戴了‘右派’帽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陈老总见面劈头就问。他亲切地拉着张伯驹的手一起坐到沙发上。

“事先我自己也未想到，开始时是有些想不通，但我怎敢打扰陈老总啊！不过受教育也好。”

“我是了解你的，党和国家也是了解你的，你把全部的书画珍宝都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你是热爱祖国的。”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已有四个春秋。四年里他第一次听到这温暖如春的话语。此情此景，使他激动不已，眼睛一热，泪水夺眶而出。

紧接着，陈毅又深情地说：“我写信给吉林省，告诉他们把你的结论改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你是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张茜夫人提醒说：“还是边吃边谈吧！”

“对、对，今天我专门设宴，为张先生和夫人饯行。”陈毅边说边拉着张伯驹的手，向餐厅走去，张茜夫人挽着潘素跟在后边。

席间，陈毅元帅说：“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这是中国革命实践得出的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啊！”

“我们一定记住陈老总的話。”张伯驹不停地点头。

陈毅送走了张伯驹夫妇之后，仍不放心，不久，他又打电话嘱咐吉林省委，要团结和照顾好两位耿直正派的爱国老人。

不久，张伯驹被任命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教师。夫妇俩尽心竭力地工作，掀开了晚年生活的新篇章……

1972年，陈毅同志不幸逝世。1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陈毅举行追悼大会。9时许，毛泽东同志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追悼会上。毛泽东面对陈毅同志的遗像，默默肃立。

顷刻，他从礼堂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幅挽联，立即低声吟诵起来：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吟罢，毛主席立即备加赞赏地说：“这幅挽联写的好啊！”老人家沉思了片刻，徐徐转过头来，问张茜同志：“张伯驹呢，张伯驹来了没有？”

“张伯驹没有来。追悼会不允许他参加。他们夫妇俩从吉林回来，一没有户口，二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张茜的声音低沉，强抑着眼中的泪水。这时，毛主席的目光又回到张伯驹那幅挽联上。良久，他转过身子，对周总理说：“你过问一下，尽快解决。”

陈毅同志追悼会以后，张伯驹其人及那幅挽联成为新闻，而这条新闻的主角张伯驹却在僻静的后海悲痛欲绝。

周总理遵毛主席嘱托，亲自过问了张伯驹夫妇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不久他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张伯驹夫妇的生活虽然有了转机，但老人的精神和感情一直经受着痛苦的折磨。陈毅同志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常常

独坐书房，向隅而泣。1973年，在陈毅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他一连数日，痛苦不止，不久，他的右眼失明了。

女婿女儿请来了最有名的医生，为老人治疗，几个月后，老人的眼睛奇迹般地复明了。

不久，潘素含笑将一位客人引进他的书房。

“我特受张茜同志委托，前来将陈毅同志生前一直使用的围棋送与二位老人。张茜同志希望二老生活得愉快，并祝愿你们健康长寿。”说着，客人将张茜同志的亲笔信和一幅小巧玲珑的玉质围棋，双手交给了张伯驹。

这种纯真执着的情谊，使张伯驹老泪纵横，颤抖的手好不容易打开了信，展读：

“……陈毅同志卧榻期间，曾多次询问二老情况，常说二老的爱国热情十分可贵，嘱咐我一定要转告周总理多关照你们。如今二老问题喜得解决，若九泉之下的陈毅同志有知，也会得到慰藉。现将陈毅同志生前最心爱的一副围棋赠送二老，留作纪念。”

伯驹满含热泪的目光从信上转移到那副围棋上，他打开大理石棋盒，盒内是南洋玉精研细磨的黛绿和漆黑两色棋子。黄杨木雕的棋盘。他手托棋子，仿佛看到了这位驰骋疆场的元帅正在与棋友对奕。如今，张茜同志将陈毅的爱物赠与自己，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厚爱，充满着深刻的寓意。

张伯驹夫妇自从得到这份最珍贵的纪念物后，时时取出，或观瞻，或正襟对奕。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是一种圣洁感情的寄托，也是一种思念故友下意识的举动。其实，在他们内心，蕴藏着比思念更深沉的感情。

（选自《人民政协报》1992年5月8日第三版）

项城人怀念大梅

蒋德汴

申凤梅老师去世了，而水寨街头巷尾、茶摊酒肆，聚在一起乘凉闲聊者，老者讲、少者讲，都把申凤梅在项城的一切活动当成了聊天说话的主要内容。讲述大梅不是老大，而是老二，她有个大姐叫大香，讲述大梅领着项城越调剧团长年累月在外演出，收入的钱演员不分，都存放起来，老演员散了戏，掂着马灯到池坐里拾烟头吸。过着艰苦的生活，可五八年大跃进，人家大梅剧团，把省吃俭用的钱，捐给国家，那一次就交给县财政三万元，支援建设，那时候一张戏票才卖两毛钱，三万元得积累多少日时，一天三场戏的拼命干，人家大梅五一年来项城，六〇年调走，在项城整整十年啊！这十年大梅为项城没少贡献，没少争光。……

申老师生前也不只一次的说过。项城是她的第二故乡，项城这片热土里还埋葬着他母亲的遗骨。

原项城越调剧团编导回忆说：去年夏天在给申老师改编《空城计》剧本的日子里，申老师曾对他说：“我终生的一件憾事，是把培育我成长的越调剧团和从部队一起战斗过的老姐妹丢在了项城，连我的亲妹妹秀梅也未带走，使这个德艺并举的战斗集体，因我而去，遭受重大的挫折……她说说着说着潸然落泪。又述说了她调到开封专区越调剧团那段日子里，唱不对调，演不对路，冷嘲热讽不绝于耳，暗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大勋说：“咱偷跑还回项城，不在这儿受窝囊气”。我当时真想一步跑回项城，与我那配合默契、演

着带劲、唱着得法的老搭档在一块好，又一想，我是个共产党员，不服从组织调动当逃兵，不能这么干，我忍气吞声慢慢地渡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接着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会拐弯磨角，德汴同志说：你能达到艺术境界高峰，成长为表演艺术家、一代宗师，还多亏上调，否则在一个县剧团的小天地里决不会提高的这么快。”她说：“这话不假，但回忆我的艺术生涯，项城越调剧团是我的母团，中央两次郑州会议，为毛主席演出《收姜维》，参加为毛主席举办的舞会，我都是在项城越调剧团期间。这段光荣历史，应与项城越调剧团的同志们、项城的父老乡亲们分享”。原项城越调剧团团长孔祥增同志回忆率团到郑州为毛主席演出那段幸福的时刻更对凤梅怀念万分。从四七年刘邓一纵队人民胜利剧团时在一起的金兰结拜姐妹张香莲同志回忆起申老师调走后回团探亲的一段往事说：“六一年剧团在沈丘常店演出，梅姐同大勋哥从水寨撵到常店，一见到我们大家，都抱头痛哭起来，哭诉着在开封的受气日子，大家劝她回来，她摇摇头说：“组织原则咱不能丢啊！”从中老师的言行举止，无愧为共产党员之楷模。学员管爱真哭诉着说：我进团才十岁，尿了床申老师帮我晒，为培养艺术人才，去年申老师支持我办了一所项城市艺术学校，大恩未报她就走了。”

申老师逝世前的六月二十六日来项城治疗颈椎病时还特意找德汴同志改段唱词，喜笑颜开的谈诸葛亮电视系列剧摄制完成。邀德汴去周口家里住几天，谁曾想不到一月的时间就瞋然长逝。当接到省越调剧团发来申老师逝世的电报，如五雷轰顶，原项城越调剧团的老师、学员聚在一起痛哭失声，为寄托哀思，请王守安同志拟了“惊闻菊部折将泪垂两得天垂泪，忍对梨园落芙君哭周郎我哭君”语，连夜剪裁贴熨，泪水滴湿了挽联布，直到次日凌晨四点一个个带着一双哭肿的泪眼，趋车前往周口，将此联帐恭恭敬敬地悬挂在灵堂。

对申老师的死，好像一场梦幻，因为她走的太陡然、太匆忙了，年仅六十八岁，正当她率领为越调事业献身、向新的艺术高峰去攀登、去冲刺的时候，她生命的烛光燃到了尽头。这颗闪光耀眼的艺坛明星，悲壮地陨落了！项城人永远怀念她！

项城人民喜爱申凤梅和越调戏

司长顺

一代名流、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已经离开我们几年了。

我认识申凤梅，是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即五十年代。那时，她在项城越调剧团演戏。申凤梅所在的越调剧团，是一九五一年从漯河市归属项城的。用省著名豫剧演员王淑君的话说，“项城是个戏窝，爱戏”。不错，项城人民和豫东各县人民一样，是喜爱戏的。不论是豫剧、曲剧、坠子、大鼓书、响板书和道情戏等，也不论是大戏、小戏、高台戏和园子戏，都有不少观众、听众。越调剧团自从归属项城后，又多了一个剧团。更重要的是，有以申凤梅为主的一批好演员，如金凤楼、刘桂英、申秀梅、李大勋、孔祥祯、吴顺清、李小寅等，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演出阵容整齐，立即受到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和爱护。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工人、农民、干部的收入不高，生活水平较低。但为了看好戏，表达解放后翻了身人们的喜悦心情，搬运工人和全县教师，首先伸出友谊之手，慷慨为越调剧团进行援助。当时，搬运工人在水寨镇是一支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影响、有实力的队伍。他们腾出房子，让越调剧团的演员吃住在工会大院之内，提供一切方便，解除剧团的后顾之忧。全县教师，共捐赠四仟伍佰元人民币，用以补助主要演员，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越调剧团自从到项城后，尤其在戏剧改革后，更是春风得意，如鱼得水，在演出戏路和表演艺术以及

改编历史剧推陈出新等方面迅速得到发展。演出场所由农村小城镇 1953 年打入了大城市西安,大梅戏名声越来越响,当时申凤梅正是青春年华,风华正茂之际,她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李天保吊孝》、《打鱼杀家》、《李双喜借粮》、《火焚绣楼》、《张羽煮海》、《三哭殿》、《收姜维》等,后来与导演蒋德汴等合作,还演些时装戏,如《苦菜花》、《红色的种子》等。五六十年代,县乡基层没有电视、看电影也不多,而看戏听戏,就是人们最大的享受和乐趣。尤其能听申凤梅唱戏,更是欢天喜地,其乐无穷。记得,那时候生活比较艰苦,向家里要几个零花钱不舍得花,总是买张戏票,听场戏,感到心安理得,美不可言。

申凤梅的戏,在项城人民群众中,产生多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可以从下面几个事例中说明问题。不少人听申凤梅唱戏,如醉如痴,象着了迷。这里有一例子,城郊乡解庄村,有一个村民名叫解继芳。他听一辈子戏,没有上过瘾,可是遇见申凤梅,就是把他折服了。一九五二年,他已六十多岁,炎热盛夏,解老汉每天晚上都要来县城水寨听戏。也巧,越调剧团唱的连台戏《粉装楼》,现在叫连续剧,他一场不少。农民手中缺钱,老汉总是买站票。进场后,站在座位东西两边,有木栏杆把着。由于他个子低,常被别人身体挡住视线,为了能看到演员,他想了个办法增加高度,于是,每天身背木底草鞋,鞋底一两寸厚,到戏院后换上草鞋,管他热不热,身上出汗不出汗,仍是聚精会神,规规矩矩,一站几个小时,看个痛快,等看完戏,再换上布鞋,背上草鞋回家。三伏里一天,也是解老汉看最后一场戏,那天他来的特别早,半后晌在街上闺女家吃碗剩面条,就去剧院了。等看完戏,已是午夜十二点多了,天忽然下起大雨,他把草鞋一脱,也没换布鞋,赤着脚就往家跑。本来,他可以到闺女家住宿,至少可以找一把雨伞,他顾虑夜深都休息了,不再惊动人,恐怕有人说他是个戏迷,硬是冒雨摸黑路,一气跑六七里地赶回解庄。到家后,他浑身上下透湿,象个落汤鸡。由此,大病一

场,按群众的话说,激着火了,不几天一命归西。后来知道底细的人风趣地说,解老汉听大梅的戏着了迷,戏鬼请他见阎王去了。

喜爱听申凤梅唱戏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我有两个同学,罗文禄和赵兴明,都是戏迷,常常偷偷地越墙离开学校去剧院。总之,在项城,不论是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和街道市民,男女老少,都爱听申凤梅的戏。有不少人在路上或在家里,在休闲的各个场所,高兴时唱段越调戏,学学申凤梅,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记得一九五九年,去淮阳县参加商丘地区南五县体育运动会,在一次联欢会上,各县运动员都献出最好的节目,项城女运动员龚秀芝(后曾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唱一段家乡戏《收姜维》,受到大家的好评。更有不少戏迷,把申凤梅当成心目中的偶像,别人不能说个“不”字,否则,将是一场唇枪舌箭地辩论,象捍卫神圣似的保护申凤梅。水寨镇东山货街,有一个市民名叫魏道,酷爱申凤梅的戏,整天泡在戏院子里。家贫靠拾粪卖钱度日。一九五三年春季,有一天,他在南关牛行街拾粪,遇到几个人正在谈论申凤梅的戏。多数人夸讲说唱的好,但也有一个客商持不同意见,他说唱的不咋的。这一下,激怒了正在拾粪的魏道,他二话没说,随即参加了与那位客商争论的行列。魏道越说越气,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掂起手中铁铤,向那客商砍去,幸被人们劝解,避免一场械斗。

大家知道,豫剧是河南的主要剧种,而在项城,越调和豫剧有着同等地位,享有盛名。一九五一年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县里有豫、越两个专业团体。如果说影响面较大,人们爱听,平时爱唱的戏,还是数越调戏。县里有了个越调剧团,一九五八年,祁庄(城郊)公社又成立一个业余越调剧团,说明项城人民喜爱越调戏的程度。项城人民喜爱越调戏,由来很久了,一九四六年秋天,水寨田公馆的公子田景留完婚,公演四天五晚上,请的是周口毛爱莲所在的越调戏班子。毛爱莲喜演旦角,才子佳人,拥有不少观众,享有盛誉。因为她也是越调剧团里一位代表人物。而申凤梅,演饰角

色比较多,生旦俱佳,尤其扮演须生,帝王将相更是拿手戏,把一个诸葛亮真的给演活了。所以,她拥有更多的观念,在全省乃至全国听众中,享有更高威信,是一位有影响的传奇人物。

我和申凤梅第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零年元月。上高中时入党,恰好和申凤梅在一起,参加县直机关新党员宣誓大会。申凤梅追求进步,靠近组织,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宣传部副部长赵跃臣和县直党委会负责人组织新党员合影留念,就在大礼堂门前照相。申凤梅过于兴奋,她一直合不住嘴地笑着与人们谈话。记得,参加那次宣誓的,还有申凤梅的妹妹申秀梅,秀梅早她姐姐一年入党,因剧团流动性大,没有参加宣誓,姊妹双双入党被人们传为佳话。我因平时就爱听申凤梅的戏,这次与她一起参加入党宣誓,感到格外高兴。时过四十个春秋了,至今,我还存放一张与申凤梅姐妹在一起的合影照。

真正和申凤梅打交道,是在我参加王作以后。六十年代初期,我先后在县报社和广播站工作,由于不断请剧团录音,与申凤梅有了接触,每请她有求必应,她每次带领演员和乐队来到演播室,和站里同志亲如家人,和蔼可亲。录起音来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不出差错,即是稍有不如意的地方,立即重来一遍,直到满意为止。所以,县广播站经常播放申凤梅的原声带,听起来有滋有味,倍感亲切。当然,也录有其他演员和豫剧团的戏,比如申凤梅的爱人李大勋是演净角的,录他的《老包说媒》常听常乐。那时,请剧团录音,不给报酬,是招待几盒香烟和两盘糕点糖块算了事。尽管我们亲切地让烟让茶,如果申凤梅不首先亲手拿一块糖,或点一支烟,其他人员是不会动手的。一方面反映了申凤梅工作不讲报酬,又很随和;另一方面也说明演员们对她的尊敬。

八十年代,我在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和申凤梅有过不少接触。一九八八年,她率领周口地区越调剧团,来项城演出,和部里其他同志一起,到剧院看望剧团里演员,有幸和

申凤梅进行过一次长谈。因为她曾在项城生活、工作过十来年,所以,她把项城视为她第二故乡。她的老家是临颖县,一九六零年底,她和丈夫李大勋等五位演员调到商丘地区越调剧团。她走后,项城越调剧团依然存在。一九六五年,周口和商丘分家,申凤梅所在的剧团,分到周口,成为地区越调剧团。剧团经常到项城演出,多年来,申凤梅把戏演遍了项城大地,也把戏唱到了千家万户,和项城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对我说:“我来项城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每次回来,都受到县领导和广大乡亲的热情接待,心里总是感到过意不去。”一九八八年这次接触和申凤梅整整谈了一个上午。话题涉及到她整个一生的艺术生涯。包括家庭出身,自幼学戏,婚姻爱情,事业成就,追求进步,新旧社会对比等。把她一生的经历,象提了一支画笔,给描绘下来。当我系统地了解到,申凤梅在戏剧舞台上奋斗一生的事迹后,为之一赞三叹。对她的为人处事、敬业进取更加尊崇和敬慕。

申凤梅在与我交谈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方面有两点。

第一点,功成名就来之不易。是她一生艰苦创业,不断追求,拼搏进取,敬业献身的结果。她出生在临颖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五人,家贫难以糊口,十岁左右就进戏班子学戏。她当时的愿望只是逃个活命,只要管饭,让学戏就行。旧社会戏班主,为了从学员身上榨取油水,哪管这些孩子的死活,如果一般民众过着艰辛地日子,而学戏的这些孩子们,生活比黄连还要苦。冬天衣单薄,冻个死,夏天炎日晒,热个死,每到一处,住到破庙里,睡在麦秸铺上,吃饭先紧着班主,多是稀汤充饥。十多岁的孩子知道啥,少不留意,就要挨打。比如,有一次轮到申凤梅给班主打扇子,由于她年幼精力差,扇着扇着睡着了,为此,遭受一顿毒打。类似情况不断发生,三四年过来,浑身上下,遍体伤痕。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懂事,生活再艰苦,日子再难过,自己劝自己,也得熬下去,学好戏,找个吃饭的路。申凤梅十四五岁就开始登台演出,天生一

副好嗓子，一气唱几十句不哑嗓，几天几夜唱不衰。初出茅庐，崭露头角，十八九岁时，几个戏班子争抢着要她。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这两年，她和剧团的同志，一起报名参加刘邓大军。得到党和部队领导的关怀，受到了教育，懂得不少革命知识，知道翻身作主演好戏，才能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为世界观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当时，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部队上前线打仗去了，申凤梅所在的越调剧团就归地方管了。

申凤梅由于没有上过学，缺少文化，在工作中，在学戏时，往往遇到不少困难。她买了识字课本，和丈夫李大勋一起，参加漯河市艺人扫盲班，她刻苦认真，除在扫盲班读书外，还经常请教剧团里有文化的同志，坚持每天认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生字，终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摘掉了文盲帽。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这期间，剧团在漯河市，申凤梅在“天水关”一戏中，扮演诸葛亮，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是下了功夫的。苦读三国，拜师求知，当她了解到漯河市一家中药店里，有一位号称三国通的田老先生时，就前往药店拜田老先生为师，学三国故事。她态度诚恳，不耻下问，有空就去，感动了先生，结果申凤梅学到不少三国知识。以致后来到一九六三年，申凤梅随商丘地区越调剧团进京演出时，拜见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为师，从各个方面，博采众长，吸取营养，补自己之短，丰富知识，兼容并蓄，使演技迅速得到提高。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把一个诸葛亮活龙活现地奉献在戏剧舞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九五八年到六十年代，曾先后在郑州、北京等地，多次观看申凤梅的演出，都给予高度评价。一九五八年秋，在郑州军区礼堂，毛泽东主席观看了项城越调剧团演出的《收姜维》，并在演出后，从舞台一端走向另一端，微笑着招手向全体演员致意。演员们受宠若惊，激动得欢呼跳跃，兴奋了几夭。观看这次演出的，除中央和省里负责同志外，我县武装部长赵昌永坐在最后一排位置上。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郑州开会，由于会议安排紧，在宾馆，邀申凤梅一

人一把弦拌奏(鼓手李德明、琴师艾云凌同往),清唱几板越调戏。毛主席听后慈祥的面容充满笑意,显得很高兴,随即邀请大梅跳舞,遗憾的很,当时她不会跳,于是毛主席同她热情地握握手,表示谢意。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观看了商丘地区越调剧团演出的《收姜维》后(申凤梅饰诸葛亮),在接见演员时,总理幽默地说,“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理的话,是对申凤梅演出水平最高的评价和鼓励。

申凤梅好象一块铁,经过几十年的锤炼,终于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旧社会的苦难,锻炼了她的坚强意志和性格;新社会党和人民群众的关怀和爱护,使她确定了演好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她的汗没有白流,她成功了,终于成了一代艺术大师,在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在全国享有盛誉。在越调戏种里,至少在当前还没有人能和她媲美。

第二点,坚贞的爱情,促进事业成功。申凤梅的成名,除了自己奋斗、老师栽培、党和人民关怀和支持外,还有一个热情帮助她的是大师兄和丈夫的李大勋。他们都是贫苦人家出身,在一个戏班子里学戏、唱戏。李大勋年长申凤梅几岁,像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和照顾这个师妹。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事业上多方面指导,使申凤梅感到身边有李大勋,就有了依靠,有了安全感。有时,申凤梅在台上唱戏,李大勋就在台下听戏,收到观众的反映,回头再讲给申凤梅听。该改的地方就改,该注意的地方就注意,因此,技艺不断长进,演出效果不断提高。每次演戏都是到深夜,不少次李大勋为申凤梅备好了香茶或打好了荷包蛋,使劳累的申凤梅倍感温暖。但同时,李大勋对申凤梅的演出要求,还是相当严的。每场戏怎样唱,什么时候调动群众的情绪,他都有分析,都有安排。如果稍不留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申凤梅到后台,李大勋马上就会发脾气。遇到唱错戏词,批评的更严厉,有时,甚至还动手脚。申凤梅说,“大勋的批评是严厉的,但我心里感觉是温暖的,因为她